走出大山之路

利盈慧 • 項目主任

「走出大山」是每一個來自大山裡的人，所有的共同理想與人生目標。家裡雖然貧，但志不能窮……，文山州第一中學的李主任，用堅定的語氣，在學校會議室舉行的學生交流會上，鼓勵在他面前的 50 位貧困學生。今年 4 月，我代表香港文更，再次到訪雲南文山州，探望文更資助的高中學生。和學生們的交談裡，我感受到他們那種希望努力用自身力量，通過知識學習，去改變家庭環境的渴求。文山州第一中學是全州排名第一的高中，要考上，並不容易。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各縣的貧困農村，和一些同學談話時，雙眼都害怕跟你有眼神接觸，但骨子裡其實都有一份倔強。當我逐一跟每位同學握手、問侯，學生們開始向我展露微笑。這一點點的接觸，把我們拉近了一點。文更除了把助學金頒發外，同樣也希望能把祝福和關愛送上。文更在文山州的高中生助學項目即將進入第六個學年，每一年我們都堅持親身探訪，關顧學生。

由高中至大學 – 阿洪

這一次見面的學生都在努力預備高考，在文山州的高中裡，能升讀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，約佔全州總高考生數目的四成，有能力上大學的，是屬少數。在資助人的支持下，文更設立了大學助學金，幫助獲得了大學錄取資格的文更受助高中生繼續完成學業，我們期望能透過較長遠的支持，建立內地年青人的健康價值觀及回饋社會的精神。這次在文山州，我特別約了今年剛升讀大一的阿洪見面，希望能在他大學生活的適應上給予一點關心。阿洪來自丘北縣的偏遠農村，文更由高一開始已經資助他。今年高考後，他被文山學院取錄入讀本科課程，雖未能如願往昆明升學，但他仍十分珍惜此次機會，希望先完成學位後再往外闖。阿洪的母親卻反對他讀大學，希望他能盡早出來工作幫補家庭。中國現時有很多「棄考一族」，除了一部分較富裕的選擇往外國留學外，農村的孩子其實佔了大多數。近幾年，內地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持續低迷，再加上面對高昂的大學學費，致使貧困家庭更加貧窮。面對現實的殘酷，很多農村孩子在高考以前已選擇放棄或「被放棄」升學機會，提早踏入社會工作。

筆者(左)到文山學院探訪阿洪

走出大山，外出擴闊眼界的渴望在阿洪心中仍然強烈，已盡了努力完成高考的他不想就此放棄。大學新生報到日前幾天，阿洪跟母親又為著前路的選擇吵嚷得很厲害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收拾行裝，在家人不知情下，獨個兒往文山市的學院報到。「那次是我第一次出城，一切都很陌生。走進學校時看到很多學生都有父母陪伴，我就自己一個背著行李找路。」阿洪說起那天往大學報到的情況，淡淡然的，但我

與同學們相約在昆明理工大學見面

能體會他心裡面的難過。開學至今已有半年多，他仍未跟母親和好，他說跟父母溝通很困難。「我平時去做家教替小學生補習，前幾個月的寒假也到了深圳打工，再加上助學金，看看自己能否負擔學費跟生活費吧，不希望父母操心，現在還是可以的。」阿洪走出大山的渴望，蓋過了路上的艱難，或者說，前面從來都沒有路，是靠堅持與淚水去開墾出來的。

在文山州第一中學舉行座談會

在大學裡的尋索 – 阿迪

離開文山州，在昆明與另外幾位大學生見面。昆明市有好幾所大學，這一次，我相約了八位在不同院校就讀但都受文更資助的大學生一起聚一聚。這些學生，我從他們高中就開始認識，對他們特別有感情。其中一位女生，阿迪，在昆明理工大學讀大三，跟上一次兩年前見面時的她相比，皮膚黝黑了，頭髮短了清爽了，臉上的笑容也比從前自信。「在大學前兩年都有點迷茫，在思考自己要做的是甚麼。」阿迪跟我分享她在這幾年大學生活態度上的轉變。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思索未來的方向，尤其是理想跟現實的差距。幸好，我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，彼此激發了不同的想法，慢慢地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甚麼。」這兩年阿迪嘗試給自己不同類型的挑戰：騎自行車，跟朋友從昆明一直騎到西安；把握暑假，到廣東打工；在學校籌劃推廣運動健康的活動等等。

我自己也是愛學習新事物的人，和阿迪談得興高采烈之際，我更欣賞她不斷努力向上的態度。她與同學已有創業計劃，現在積極準備當中。她說：「對於夢想，我一直在路上！」貧乏的家庭環境並沒有把阿迪困住，是決心決定了前路，求知求進，成為了她的燃料，推動她勇往直前。

山後的另一片天

跟阿迪與其他同學離別的路上，一位同學向我驚嘆說：「老師，我們不經不覺原來已認識四年了！」話真是沒錯。今年，文更另外也有好幾位受助大學生要畢業了，他們是文更第一批在雲南資助的學生，已同行了五年的時間。看著他們穿起畢業袍的相片，確實有種收割果子的喜樂！大部分同學都已安排好畢業後的路向，是真正離開大山面對社會。由高中至大學，從鄉村到城市，農村孩子的路比起在城市裡的，確要來得艱難，但也令他們多了一份堅忍。「是啊，後面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四年呢！」我這樣回應了那個同學。我盼望文更能繼續擔當他們生命同行者的角色，讓他們看到山後的另一片天。